

安顿 / 著

因为
爱你
才害
你

安顿心理调查笔记小说

Who
is the liar

北京出版社

安顿 / 著

因为你
才害你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因为爱你才害你 / 安顿著.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4

ISBN 7-200-05706-1

I. 因… II. 安… III. 笔记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7431 号

因为爱你才害你

YINWEI AINI CAI HAINI

安 顿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瑞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32 开本 7.375 印张 144 千字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 000

ISBN 7-200-05706-1

I·856 定价:20.00 元

谨以此书献给

安顿女性网 <http://www.andun.com.cn>

安顿论坛 <http://www.andun.com.cn/bbs>

“你知道吗？我因为爱你而恨你，因为对你又爱又恨，而忍不住想害你，让你通过我，见识人生的惨烈。我觉得我能够做到。我没想到过，我会做不到。”

——摘自严密的来信

结识一个人，只需要一瞬间；了解一个人，也许需要一辈子。

我们习惯了说，某某是个什么样的人，似乎用一句话或者几个词语就能概括一个人了，然而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有一种可能，这样一句话或者几个词，完全与这个人没有关系。他是谁？可能我们永远都不知晓。我们了解的一切只不过是我們比较愿意接受的、一个人的局部，或许是假象，或许是迫于某种情势、他比较愿意让我们看到的一个肤浅的表面而已。

于是，有些人，可能一生都在致力于追寻某种真相，把每一个时刻追寻的结果拼合起来，形成一个不太清晰的面容，或者是一个有无数线索却找不到真正头绪的事件。

我叫安顿，职业是记者，同时，我提供职业的心理咨询和心理调查。很多人会在给我讲述了一个漫长故事之后困惑地问我：“你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是啊，为什么？每个人做一件事都会有动机，而这个动机的产生通常会和这个人的心理状态和个人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追踪这个动机产生的原点，对

一个人做尽可能详细的生平调查，也不过就是为了能够回答这个“为什么”。

有时候，我能够回答，有时候不能。但无论结果如何，我都能在这个追踪的过程中获得一些平时没有机会听到的真实故事——不同的人用时间描画的人生脉络。

时间的有情和无情都在于历史的不可复制，无论一个社会的历史，还是区区一个人。最后，也许连这个追寻的过程也被时间湮没。接着，人们无奈而宽容地说：公道自在人心。

不这样说，又能怎样说呢？

人们会出于本能去相信对自己有利的一切以求皆大欢喜，也会出于规避风险的本能去相信来自生活某个角落的危险信号，但求自保。谁能说清楚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又不是？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是不一样的，因此，一旦遇到一个和自己恰好不谋而合的人，我们会称他为“知音”。

知音很少，人很孤单。

寻找知音很艰难，人很容易害怕孤单。

找到了知音，而后发现这是一个错误，人会很失望，或者还会愤怒。此后，渐渐的，人们失去了信任的方向。

什么是真的？什么不是？

这变成永远的疑问，带来永远的彷徨。

我所经历的一切，总是把我搁在追寻一个人和一件事的真相的半路上。

也许,对于一个热衷于此的人来说,这样的事情以后还会经常发生,就像“安顿心理调查笔记小说”总有机会继续一样。假如有一天,有人问:“安顿是谁?”我想我的回答会很简单:“她可以是任何一个人,也可以谁都不是。”

1

2004年8月26日傍晚,我和每天一样,端坐在电脑前面,看着“安顿女性网”上蓝色的“安顿论坛”。

这个网站和论坛是用我个人的名字命名的。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曾谋面的网友。我愿意认为,我们是朋友。

轻轻移动鼠标,每刷新一次页面,都会看到有不同的名字发表的最新文字。我的这些虚拟世界的老朋友们,在这个晚霞满天的时刻,仍然没有离开。

你能体会一个人被陌生人需要时的那种幸福的感觉吗?

仿佛很多双手,一齐向你伸过来,只要你轻轻地伸出自己的手,马上可以和一个人相握。你不需要知道他是谁,而清晰地知道一点——他知道你是谁,他信任你,他依靠你,他希望从你的指尖上获得力量,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力量,正如一个人遭遇灭顶时渴望的那根稻草,如一个人在寂寞的时候渴求的那一声轻微的、为他而发出的叹息。

我常常会因为感受到这些而愿意把自己的感受和经验拿出来与这里的人分享,有时候看到这些内容的人会感觉到豁然开朗,有时候也会如隔靴搔痒。

然而，我始终乐之不疲。能做这样一根也许无用的稻草，是我做了10年“安顿”所感觉到的最大的幸福。

每当打开这里的一个个网页，我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虽然是面对一台电脑，但我会不自觉地坐得很直、很端正，就像衣着整洁地参加一个会议。网络中人来人往。或许对别的网络访问者来说，每一个名字都只是一串符号，但是对我来说，他们是一张张生动的脸、一条条鲜活的生命、一段段感情故事的主角、一种种日常生活状态的主宰……他们真好。他们是我的无处不在的朋友，让我通过他们的只言片语和连篇累牍来阅尽人世的悲喜与沧桑。

他们真好！

……

手机的短信息提示音把我从这种刚刚开始的幸福感觉中拉回到现实世界。

“安顿，论坛打不开了！只能进入首页，所有的帖子都不能阅读，请赶快检查！”

不知道这是来自什么人的信息。我的手机号码从来是公开的，任何一个人想找到我，马上就可以给我发送信息。

最近这几天，论坛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不会持续几分钟，马上又可以恢复使用。我想这一定是一个并不复杂的技术问题。

我本能地拨通了严密的电话，听到熟悉的铃声：“我稍后就会接听你的电话，但是如果你说‘美女，快来接电话啊’，我就会

马上接听你的电话……”这样的话重复了3次，电话断了。

她家的电话同样没有人接听。

严密不再和我联系，已经是第四天了。

“安顿，请检查论坛程序，现在无法登陆了！”

又是一条手机短信。

我不再给严密打电话。直觉告诉我，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她是决计不会接听我的电话了。

接到我的电话时，刚刚接手负责网站的技术支持和美术设计的小伙子马克还在鼓捣他的电脑。

“马克，看一看论坛出现了什么问题，有人告诉我不能正常登陆了！”

“不会吧？”马克慢悠悠地说，“你等等啊，我到后台看一下……”

“好，我不挂电话。”

马克敲击键盘的声音沿着电话线爬过来，敲在我耳朵里。一直以来缠绕着我的那种预感再次强烈地冲上来。这一切一定和严密有关！这样的声音在我心里不是第一次出现，但每一次都被我压制下去，这一次，无论如何压制不下去了。

马克还在叽里呱啦地敲击键盘，每一下都仿佛敲在我心里。

很奇怪，此刻我的眼前是不同形状的严密的脸，一张很瘦的脸，严重地缺少睡眠的憔悴面容，她戴着黑边眼镜，不停地说话，不停地说着我听不懂的话，怎么也挥之不去。

我在怀疑一个人，一个一直以来我非常信任的人，一个看起来把网站的建设视同为自己的责任并且坚持分文不取的合作伙伴。我是在怀疑她吗？我为什么要怀疑这样的人？是不是我内心的阴暗？这样想着，我深深地呼吸，像是要把积压在内心的不愉快一起吐出去。不可能，不应该，不会的……

但是，我知道，我没有力量说服自己放弃这样的预感。

“是进不去了，安顿！你在吗？”

马克的声音不再是以往一贯的懒洋洋了。他很紧张，我能感觉到。

“我在。我仍然能打开论坛的首页。”

“你退出登陆，再试一次。”马克似乎还在忙碌着，敲击键盘的声音比几分钟之前更加响亮。

“我退出了，打开的仍然是首页，其他页面不能打开，速度很慢……”我把电话架在肩膀上，一次次刷新论坛的首页。

“我发现了问题，安顿，咱们的域名解析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有人在不断地更改 DNS 的指向，你明白我说的话吗？”

“不明白，我不懂技术。你告诉我这意味着什么？”

马克那边传来打火机的声音，这小伙子一定紧张极了，否则他绝对不会抽烟。

“我们的域名，必须解析到一个固定的地方。就是说，你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安顿女性网’，接着你必须有一个办公地点，把这块牌子挂上去。现在，你只有牌子，你的办公地点没有了，或者错了，你的网站就不存在了。听明白了吗？”马克一定是

吐出了一大口烟，这么长的一段话，他居然没有停顿地说完了。

“明白了。你告诉我，我们应该做什么？怎么样能把牌子挂到正确的位置？”

不知道人的视觉感觉会不会跟着心理感觉一起发生变化，眼前电脑屏幕上的“安顿论坛”一度非常美好的蓝色正在一点点变得黯淡下去。

“我们的域名注册是谁做的？”

“严密。”

“她有注册用户的密码，对吗？”

“对。”

“还有谁知道密码？”

“也许，朱珠知道。”

“听着，安顿，第一，你不要着急，做好一个心理准备，今天晚上论坛可能不能使用了，或者很快这个网站就会消失，你要面对现实；第二，我需要知道域名注册的详细情况，也就是你那块牌子是在哪里、怎么做出来的；第三，我需要登录网站的服务器，你要告诉我用户名和密码，越快越好。”马克比我小13岁，每次我们开玩笑，我都叫他“小男孩儿”，但是此时此刻，我觉得我自己才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孩子。

“可是，访问论坛的网友怎么办？700多注册的网友，还有大量的访客，怎么办？要不要发通告？”

“来不及了，我给朱珠打电话。一个小时后，我们到你家。你把电脑准备好，把所有网站的资料准备好。另外，你能不能跟做

网站的技术员联系上，我们需要密码才能登陆服务器。”

“我不认识技术员，他是严密请来的，一直是他们在联系。”

马克忽然急躁起来：“你没有技术员的联系方式吗？”

“没有。”

“除了严密，还有谁有？”

“我不知道。”

电话里是一阵可怕的沉默。我不知道过了多久。马克恢复了和缓的语气：“好吧，我去问朱珠，不是她负责给技术员付报酬吗？”

“对。”

“就这样吧，安顿，你不要着急。相信人肯定比怀疑人容易，对你来说，字典里没有怀疑这两个字。不用多想，等我们来就是了。”

一边听着马克说话，我一边机械地刷新论坛的页面。

我被突如其来的一切吓住了。

“马克！”我在他将要挂断电话的当儿大叫了一声。

“怎么了？”

“论坛不见了！”

“我看到了，我这边也是。别着急了，反正也没有了。你给自己做饭吃，等着我们。”

我不记得马克最后还说了什么，等我放下电话的时候，他能早就走了。

我的电脑屏幕上显示着“该页无法显示”。

短短不到 20 分钟，我亲眼看着一个网站和正在其中活动的老朋友在我眼前神秘地消失了。

等待的时间总是显得非常漫长。

我的房间里没有灯光，窗外的晚霞消退之后，取而代之的是渐渐扑上来的黑暗——夜幕即将降临。

半明半暗之中，我对电脑枯坐。

严密的脸再一次出现在眼前，她在笑呢，什么话也不说，只是一味地对我笑着，笑到令人毛骨悚然。

4 天以前，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严密。那天，我们约定了在网站的投资人小满的公司开会。

张小满是我的姐姐，也是在我决定建设“安顿女性网”时最果断的投资人。这是一个非盈利性的网站，没有外来的资金，没有广告赞助。我记得当我第一次告诉她，我希望能给那些需要找到我、对我说话的人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时，她很直接地说的第一句话是“告诉我需要多少钱”。

我说我不知道。

她笑了：“你是学经济出身的，你不懂什么叫做预算？”

虽然我没有提供一个完整的预算方案，但她还是投入了。从买域名到买服务器到完成主机托管到网站开通，所有的钱都是从我手上一笔笔交给负责这件事的整体运作的严密的。

会议定在上午 11 点开始，那一天，也是马克第一次参与到网站的工作中来。

马克是那种对很多事情非常细心的人。他是计算机技术与应用专业的科班出身，但是他的个人兴趣更偏重于美术设计。他曾经为我撰写的《悲欢情缘》一书做装帧设计。就在前不久举办的世界图书博览会上，因为马克设计的封面，该书被巴西的出版商选中要译成西班牙文版。而一位来自日本的老教授，也是因为首先看中了这个封面，才决定要将这部作品亲自翻译成日文版的。马克为了这个得意了好一阵子。

我认识马克很多年了，但是，自从严密开始策划网站，她就一直很排斥马克。我和小满分别都不止一次接到过严密在深夜打来的电话，说马克这个人“不求上进”、“不能指望”，“给他钱让他做事是一种资源浪费”。那时候，他们并不认识。

这一次请马克来接手网站的技术和设计，我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直觉告诉我，马克是值得信任的，还因为他熟悉我的作品和做事风格，我们之间的沟通将非常容易。

这显然让严密感到不愉快。

这一点，在严密迟到了4个小时之后终于出现在办公室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

“对不起啊，我迟到了！”严密就是这样，她有一个让任何人都不能怪罪她的“法宝”，就是率先批判自己。无论她做了什么，她都会摆出一种勇于承认错误并且立即开始自我批评的态度，首先向自己“开炮”。我知道她的潜台词：“我都这样骂自己了，你们还好意思骂我吗？”

严密微笑着看着我：“我舅舅今天要回到长春去了，来跟我

们告别。我们全家出去吃饭了，我也没想到一下子吃了这么长时间，特着急，可是不好意思说走……”她把斜背着一个皮包取下来放在桌子上，“姐姐，我不是故意的。你别生气。”

我能生气吗？

既然没有人表示生气，那么就开会吧。

严密首先告诉我，必须请一个固定的技术员来给网站做日常维护，还得有一个美工来完成我们的页面制作。

“这个我想好了，马克都可以承担。对吗，马克？”

马克看看我，把“出溜”到椅子上的身子坐直了：“没问题。你可以提要求。”

严密不看马克，她面对着我，偶尔看一眼歪在沙发里打盹的小满：“关键不是能做，这个工作不复杂，差不多的人都能做。关键是要保证时间。他能保证在我们要求的时间内完成吗？”

马克终于又“出溜”回大皮椅子的深处，眨巴着眼睛看着我：“要不要先考察我一下？”

没等我开口，严密站起来，从皮包里拿出她永远背在身上的移动硬盘：“好吧，我这儿有一个专题需要切割成对应的页面和文档。你现在就做，看看完成需要多少时间。”

“我觉得要不还是让马克回家做吧，我们抓紧时间把需要讨论的问题说完，已经一天过去了。”一直在一旁不说话的朱珠总算是一句话。

严密像什么也没听见一样，把移动硬盘接在电脑上，打开，找到她需要的文件：“马克，你做这个吧，现在就做，看什么时候

能做完。”

朱珠是这个小团体里最漂亮的女孩子，也是最不多说话的。因为一次采访，朱珠成了我的朋友。她在一家外国公司驻北京的分公司做财务主管，业余的时间全部交给了我我和我的网站。朱珠抿着嘴笑了一下：“马克，你开工吧。”

马克不说话，死盯着严密给他看的那张大图，看了一会儿，咕哝了一句：“小意思，告诉我你们想做成什么样。”

也许我是一个情绪化的人，也许我这种长时间沉浸在写作和采访中的人天然就会相信自己的直觉。就在严密给马克“布置任务”的时候，我被一种说不清楚的不舒服的感觉攫住了。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来自哪里，但是它们从我心里的一个小小的角落慢慢地但是很坚决地弥漫上来。我觉得我暂时没有能力把这个小会继续下去了。

我站起身，去洗手间。

站在洗手间的大镜子前面看着自己的那一刻，我听到了杂乱的脚步声和说话的声音——是小满和严密。

“我说你在洗手间呢，她不信，一定要一起来。”小满打着哈哈。

严密的眼光落在我的脸上。

“我这就到办公室。”

我边说边转身走出洗手间。

严密也许是担心小满到这里来跟我说什么不方便在办公室说的话才一定要跟着来的？这个念头在我的脑子里一闪而过。我